

懷念士張佛千

〔聯〕

〔辭〕

〔緝〕

〔悼賢文〕

●陳克長（彩色圖照刊第七頁）

一中民國九十三年（公元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歲次甲申六月初十。名士歸真。壽星殞落土壤為紀念之日。是日上午，世阮張媛電稱：「家父晨間病逝於台北榮民總醫院。家母擬請親友明天上午十時，蒞臨舍間會商治喪事宜。」予驚聞噩耗，直覺兩月之前，曾與佛千先生賢伉儷聚會二次，觀視先生健康狀況良好，何此發生不幸？殆若俗諺所謂：「老人體似風前燭，眨眼靈飛上九天」耶！老友凋零，慨然久之。終於不禁拍案而仰天長嘆！

次日親往張府唁慰張夫人與其親屬，並參與其親友會商治喪事宜之外，閱及新聞報導資訊顯示：佛千先生歷膺軍事要職，數任大學教授，精通國學，尊為大師。擅長製聯，譽為「聯聖」。惟予觀其作文

辭藻典雅，更可推重為「詞宗」。平生優遊政學兩界，朝野多士咸欽。按其自題佳句：「直以友朋為性命，多從翰墨結因緣。」及請名家篆刻風格簡章曰：「遍交天下名士，美人江湖俠子」之言而論，頗有：

「孟嘗門下三千客」（註一）「北海樽中酒不空」（註二）之氣概？如今「哲人其萎」，忝列鄉誼，叨為老友者，應抒悼念之忱，藉表追思之戚！

先生號佛千，筆名「服齋」（註三），籍隸皖省廬江，三國時之古郡，縣治居長江、淮河之間，鄰接合肥、舒城、桐城，無為之境，可稱文豐物阜之區。往古奇英輩出，譽言人傑地靈。據知清末民初之

京、陳德純，名士盧國華、宋岱嵐等，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有博士、學者葉振鈞、鄭通和、柯育甫、孫公明、章春木、

章鏡禮、甲骨、金文名家劉體智、名將盧覺華、孫立人、立委徐君佩、國代張宗良、盧孰競、名士宋道心……等。佛千先生自屬文武耆英之列。近代才俊更多，不勝枚舉，恕從略之。

追溯於民二十五年，初識先生於南京。二十九年再會於成都，三十八年重逢於寶島，嗣後同客於台北。憶在六十年代之前時，彼此友誼止於鄉友聚會，偶為「竹林」遊伴而已。惟此之後，乃承先生青及，時予惠寄文章聯詞，概計三十年來，拜讀其作品幾近百件。如：「三旬不離本『杭集詞』，『南園特寫』，『製聯的趣味』、『翰墨因緣』，尤其『『燈小記』專

「蘭亭」。可謂：「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予曾自題感言：「良友傾談如沾醇酒，名家惠教儼讀奇書」。緣此心情寫出

撰贈佛千先生「聯」「辭」故事兩則，藉

為悼賢之述白者：

一燈小記·三字書家

憶在六十年代稍前時，有一天佛千先生邀宴於金山南路新居，見其「九萬里堂」、「愛晚齋」中，名家書畫，琳瑯滿目，惟缺他人贈其「嵌名」對聯。予不經意間，詢據先生笑謂：「製聯贈人，理為善頌善禱。抑且不便向名家索取嵌名聯。更不可製已名聯以自捧啊！」欽佩先生謙德之餘，思擬一聯以贈。因知先生工於古典文學，亦撰嵌名聯高手，未敢造次「班門弄斧」；而招哂評。故爾久未獻曝。

偶閱「聯合報」闢刊佛千先生「一燈

小記」方塊專欄，咸稱佳構！頓啟予靈感

而驚喜曰：「佛老妙文，作贈嵌名聯上聯，不用古典辭句，豈非新穎？及思下聯亦宜採取先生行誼，最為別緻而適切！無奈尋思

千佛張士名念懷

三年，未得相關資料，致未遂成聯之願，

頗感喟然失望！」

真是巧事！佛千先生寄來，於「大人

雜誌」第四十期刊發表之「翰墨因緣」，文其開場白有言：對於寫字，從未不過功

夫，老來想學，友亦勸學，只因奔走衣食

與喜愛讀書而未果，所以我的字一直不能

見人。因而贈人之聯，只好請名家合作，

遂使拙作為之增重。賜予合作者，不只是

知名的書家（予按為董開章、王壯為、

謝宗安、彭鴻、王愷和先生等）。也

有寫得好字的名人如：魏景蒙、汪公紀兩

兄即是（予按非僅此二位，其文章中尚提

出多位）。我雖不善書，唯有三個字是例

外：我的姓名。如寫「張佛千」三字，千

字的一直盡量拖長，如卓然獨立而舞，如

如大鳥收爪展翼而飛，故我自誇簽名：「

三字如舞，兩字如飛」。有時參觀書畫展

覽時簽名，有不相識的觀者居然說：「大

書家」，我心中大笑：「我是『三字書家』」。

當我看到佛千先生自命為「三字書家」

時，忖度其言，甚為詫異！豈有書家僅

能寫自己姓名三字？此為其之軼事，可謂

「佳話」。因而雀躍驚呼曰：「千秋佳話

名聯上聯，「佛老妙文『燈小記』」之下聯

此用其人之事，讚其人之功，殆可臻於

雅致之欣賞，達成贈聯之心願！誠屬「踏

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於是即行致電佛千先生說明成此贈聯

始末，承其稱道嘉許傑作。先生知我於「

殷商契學」，曾有涉獵，希予用甲骨文丹書

此聯最好。豈知聯語十六字中，可寫甲骨

文只有十字，其餘之「妙、燈、記、佳、

話、字」六字無此字形，因此罷論。嗣於

七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時因老友丁榮主

編向予索稿，遂送刊於「古今談」雜誌第

四期，題為「巧聯記趣」中。同時寄與佛

千先生惠閱。

尤為言者，關於先生所談「三字書家

」之簽名式，未曾見之可能不明其妙？迨

後接其賀年卡片，印有簽名字之形態，確

顯「龍飛鳳舞」之象，的可併添「佳話」

二字。

詎料先生今已作古，前擬贈聯未成事

實，至為感傷與歎憾！決意將前擬撰贈聯

名聯上下聯綴補二句，作為輓聯。藉表悼

念心意於萬古！聯辭曰：「王叔遷，周易

念懷千秋，

（63）

「佛」老妙文，「一燈小記」大筆，顯才華，故事揚聲於海宇。
 「千」秋佳話，「三字書家」，耆英嘆息影，名言永誌在塵寰。
 說明：按此聯語辭，上下句各二十字，論工整與否，除「佛」「千」二字，係嵌名字特殊因素外，僅有「小」與「書」兩字稍欠。若以「一燈小記」與「三字書家」為偶，亦無不可，方家察予諒之。

舊瓶新酒，變化無窮

佛千先生有次寄來「三句不離本杭」集詞兩篇。（按係刊於「大成雜誌」第九十二期）。此文係錄名士、報人阮毅成先生玉著「三句不離本杭」一書；專談故鄉杭州風物名勝之佳句，再行新綴集詞五十闋。其文前言有謂：予嘗選現代作家散文之美者，集其字句、試作新詞。揭之報刊，頗獲鼓勵。以見任何「新酒」，皆可容於「舊瓶」，此一舊瓶之形式，變化無窮，故實非舊瓶而為常，「新」之瓶，今茲所作，亦本斯意。同時強調：主張詞作應恢復原有之自由，不依舊譜（註四），自作新聲，使此一最美之文學形式，產生變化無窮之新作，而有活潑不朽之生命！
 宗良、王愬吾、梁肅戎、王成聖、阮毅成、江兆申、高嶺梅、劉紹唐、魏景蒙、汪公紀、樂恕仁、周天固、王壯為、謝鍾、王愷和、董開章、彭鴻、沈克勤、沈君山、許悼雲、楊振寧、李政道、王大中、陳佳洱、吳家璋、李家同、陳之藩、金耀基、張忠謀、鍾鼎文、黃天才、劉昌平、張作錦、洪同、卜幼夫、孔令焜、包德明、司馬中原、李海天、張建邦、張鏡湖、陳建中、陸鏗、黃苗子、楚戈、葉明勳、歐豪年、劉侃如、余建新、穆閩珠、申曉庸、劉王愛生、成嘉玲、成露茜、夏鑄九、劉惺、侯家駒、梅汝璇、胡鴻文、李天任、孫安平、蔡文甫、高化臣、項國寧、鄧雪峰、胡立台、查仞千、劉國瑞、艾立精、黃年、田順根、洪縉曾……諸位之外，七十年來交往之大老、將領、名人、學者、賢達，何止百計？耆英傑士如：于右任、吳忠信、楊亮功、何應欽、郭寄崎、黃杰、胡宗南、孫立人、鄭為元、盧前、張恨水、葉淺予、丁聰、張樂平、易君左、胡秋原、沈宗瀚、錢思亮、吳大猷、袁家騏、林語堂、張曉峰、吳國楨、馬壽華、張大千、成舍我、王王孫、臺靜農、梁敬、鄒莊嚴、劉延濤、成惕軒、馬樹禮、張集詞「翰墨因緣」兩文為題旨，撰擬贈

懷念士張千佛

親朋唁奠兮，禮贊情殷！

素車駕輶兮（註三十），長眠吉地！

瘞玉窀穸兮（註三十一），安息佳城！

！（註三十二）

先生仙靈，來格來歆！

嗚乎哀哉，致斯尚饗！

（註三十三）孟嘗門下三千客，戰國齊靖國

君嬰子姓田名文號孟嘗君，門下客

數千人。三千者言其多也。

（註三十四）孟嘗門下三千客，後漢孔融為

北海太守，後居家愛才樂土，嘆曰

「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

無憂也。」蓋喜賓朋之多也。

（註三十五）服齋，係佛千先生撰文之筆

名，與本號「佛千」音同字不同

者。據言其少年時，仰慕中山先生

革命抱負，鼓勵同志要做大事，不

做大官。對於南通名士張謇特別禮

重。當初撰刊文稿需用筆名，於是

想從張家大人物中，找一個值得敬

佩之人，表示效法關係，故採佩「

服」張「齋」之意為筆名。

（註三十六）按「舊譜」，係清康熙時，王奕清等奉旨所撰之「詞譜」。此卷乃集填詞格式八百二十餘調，二千三百

餘體，以字數多寡為序，及諸調得

名之源流，倚聲之平仄，句法之異

同，例如：皇甫松作「竹枝」為

十四字平韻，又一體十四字仄韻

又一體十八字。蔡伸作「十六字

令」又名「蒼梧謠」十六字。又

滿江紅，詞調有呂謂老八十九字

平韻，又一體九十字仄韻，吳文

英九十三字平韻……等等。

（註三十七）茹古含今，為唐代皇甫湜撰韓愈

墓誌之論。蓋言「學博」也。

（註三十八）咀英嚼華，係韓愈作「進學解

之論」，蓋言「文新」也。

（註三十九）冠蓋滿京華，按文選班固賦言

「冠蓋如雲」，蓋指仕宦之稱。「京

華」蓋謂京師係國都為文物所萃

，因謂「京華」。

（註四十）沈郎，係指沈君山先生

，同時認為君山先生，亦其最喜

愛及，真是「逢人說項斯」的推

舉，最敬之人。顯示兩代誼情，特別重

視。今佛千先生逝世，沈博士豈不

為之感傷！而焚祭祀之文稿乎？

另為說明者，「沈郎」一詞，乃予

十八年八月六日，於「榮寶齋」

中，曾見學者余英時先生書贈君山

先生字屏云：「名士風流說沈郎，

只為安危計短長。」衡此詩詞，

頗與七十九年七月，吾右詩家王作

人先生寄懷詩云：「才子廬江陳克

瀟洒，一紙風傳貴洛陽。」及與吾

友逸梅居士八十二年賀予八十生辰

詩云：「名士群賢話克長，引經據

典考殷商。詩文精緻真瀟洒，一筆

書成翰墨香。」許有異曲同工之妙

？！

又「焚稿」蓋指晉之郗超之死，士大夫操筆為誄致祭告後則將誄文焚

之。又泛稱焚去祭告之祝文曰「焚黃」。

且為奉聞者，予亦曾仿此賦贈友人

題名道姓之詩。如撰贈世華和平建

設協會創辦人馬鶴凌先生詩：「洞

庭清澈嶽峰青，孕毓賢豪馬鶴凌，
鳳起蛟騰驚大筆，龍驤虎賛讚流星

，傷懷故國燃箕痛，號召同胞建世

寧。今慶紐城群士會，善謀策獻兩

朝廷。」及贈經濟學家鄭竹園先生

詩：「經濟學家鄭竹園，士林聲重

足掄元，平生志獻興邦策，錦繡文

章百萬言。」此類題外贅言，可謂
：「畫蛇添足」，於此並不相宜。

惟作詞話趣談，聊博一粲而已。幸

予諒之！

千佛張士名念懷

猶疑見顏色」表示相思之殷切！

註二十四：「昊天不憇」，左傳哀公十六

年有云：「昊天不弔，不憇遺一老」

「蓋有怨天之意？凡人之喪，上天

何以不問、不說，或不願乎？」

註二十一：「望月思顏」（見註十四）。

註二十二：「撫琴絕響」（見註十五）。

註二十三：「輓歌」謂喪歌聲哀切也。

註二十四：「駕轎」載喪之車也。

註二十五：「瘞玉窻穸」。晉瘦亮將葬，

傳為春秋時歐冶子鑄劍處，故山有

很宏偉之「冶父寺」為名刹。

何充嘆曰：「瘞玉樹于土中」。窀穸者，墳壙也。

註二十六：「天寶物華」見古文「滕王閣序」。

註二十七：「地靈人傑」見古文「滕王閣序」。

註二十八：「冶父」係廬江城北一高山，相

傳為春秋時歐冶子鑄劍處，故山有

里之廣，水流暢通長江。

註二十九：「黃陂」係邑之一湖名，周圍百

步，其水深丈餘，故名。

註三十：「轎轎」，雷顥將軍「念恩師方光折」、

吳寶華先生「在復興崗上」等，及

原預定刊出之佳作多篇，不得已延至下期續刊，敬請作家讀者鑒諒。

註三十一：「牛蛇」按指牛鬼蛇神之怪物

，應予消滅，表示敵愾！

編輯報告

編者